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

唐六十二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吏也事節度使李光弼磑

徑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為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令名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思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為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於官

裴延齡河東人乾元末為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

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為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輕率出為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貶京兆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奸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

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𢰅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為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為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萑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芿數百頃願以為內廏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廏等帝以問宰相

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慚帝不責也又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薄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産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悦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娼愈益厚延齡太府卿韋少華劾其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於下

又引建中横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憸偽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衆士他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廄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駡邇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死年六十九人語

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册贈太子太傅上柱國元和中有司謚曰繆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歴間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虚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踰年進門下侍郎以便柔遜愿中帝意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謚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為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内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渠牟為人佻躁志向浮淺特用憸巧中帝意為帝所倚信頗張威福以動天下士之浮競甘進者争出其門赫然勢熖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謚

曰忠

李齊運蔣王惲孫始補寧王府東閤祭酒擢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峘府由工部郎中為長安令政頗修辦擢京兆少尹出為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悦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詣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怒捽辱

之死於廷遂家告寃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於帝言為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毋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遂寃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閑廏宫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内殿對已齊運嘗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無學暗於大體第以甘言阿匼而已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臯辟署江西府

判官遷蘄州刺史臯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愎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怙權作威公卿為讒短遷斥者甚衆詔書蠲人逋租實格詔固斂饑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掊取二十萬緡吏乞貸毫釐輒死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刼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

内移死虢州

皇甫鎛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與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裴度極論鎛姦邪苛刻不可任用不納鎛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

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内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鏄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絲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鏄指所著鞾曰此内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鏄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鏄乃譖羣抑損徽稱帝怒逐羣湖南鏄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甞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

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

鑄弟鏞字緜卿第進士鑄為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鑄不悅乃求分司為太子右庶子鑄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能屬文工詩為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敭其先太原人父恕為揚州倉曹參軍遂家馬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舉賢良

方正巽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為監察御史歷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歷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以副己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盜賊弭息憲宗以為能進刑部侍

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討淮西切於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稍以貲賄結宦要中外以為言播薦皇甫鎛及鎛用事更忌播而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鎛播求還長慶初名為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

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皆怨之敬宗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闒通帝左右狀帝沖闇不内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謚曰敬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為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拜禮部侍郎李岕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為集賢殿學士拜陜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戸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

寧多曠土奏為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
粟價騰踴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
神策士怙勢不從寘於法繇是富積咸出民賴以生召
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濵漢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修復與民約為水
令遂無凶年李訓為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
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名判戶部訓敗起素長
厚人不以訓誘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帝題詩

太子笏以賜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頼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為章陵鹵簿使東都留守召為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

曰文懿炎終太常博士子鐸鐐自有傳起子𪓟式

𪓟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冑氣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為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璵觀察宣歙表為副𪓟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為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為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為亂𪓟捕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

贈工部尚書子蕘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蔭為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儉巧於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大中中為晉州刺史會河曲大歉民流徙它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間式嚴備不敢道境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政有威惠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

賊仇甫按通鑑作裘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

式往代討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咸通三年徐州銀

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

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為團練罷

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詞數從

使府辟署稍以右補闕為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

賞歎吳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詔穆宗

以元穎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縣男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搢紳駭異甫再朞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敬宗驕僻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衰畜又給與不時戎人寒饑乃仰足蠻徼於是人人咨苦反為蠻內覘戎備不修太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戎巂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戍者為鄉導遂入成都已傅

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郛郭

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初元穎計迫

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由是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

為循州司馬死於貶所年六十四將終表丐贈官乞歸

葬詔贈湖州刺史元穎與李德裕善會昌初德裕當國

因赦令復其官弟元絳終太子賓客元絳子審權自有

傳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二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三
列傳
唐六十三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
陸質　劉禹錫　柳宗元
程异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

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出入倩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為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為尚書左丞按宰相表作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據以奉行執誼外逌公議

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貶執誼為崖州司户參軍死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宫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厭羣

情則安解予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宫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士之欲速進者率諂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曅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黄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

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質泰諫準仝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惘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巳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户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

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愼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母死匿喪踰日始發執誼知其將敗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為太子羣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况歔欷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户參軍明年誅死

王伾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通天下賕謝為巨匱裁竅以受珍

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文既居喪伾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宰相且總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陸質以前死免韓曅者滉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陳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凌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

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韓泰字安平有籌畫任叔文所倚重能决大事以户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沖七代祖澄仕梁為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

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為臨問加禮卒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祕策多

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端士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内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度無以對帝改容曰

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謹案通鑑輯覽

御批宗元黨附叔文自取戮辱韓愈作誌以為不自愛惜語涉周旋若禹錫既以失身獲譴而還朝尚罔知懲艾肆言譏忿其罪當不止與柳同科乃集賢金紫濫賞屢叨守正如裴度汲汲薦剌又何為者韓誌惜宗元不得有力推挽應即指是而發蓋均為文人氣類陋習所中非正道也

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

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

戶部尚書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

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
觸賫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絶倫為
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
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
叔文韋執誼二人者竒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與計事
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
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閒其
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

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没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没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

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釋褐泰陵尉登開元禮科再補鄭尉精吏治為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為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被濯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為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异起退廢能厲巳竭

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以調征賦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剥下不加斂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為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殁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三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四

列傳

唐六十四

杜黄裳　裴垍　李藩

韋貫之(澳 綬 溫 蕭祐)　裴度(識 諗)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按舊書作京兆杜陵人)擢進士第又

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

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黄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狠驕難制者黄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黄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黄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黄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黄裳門下侍郎同書門下平章事

於時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惟黄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黄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黄裳曰時卿之功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黄裳知帝鋭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帝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柬還宰相紀律設張

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啟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子載終太僕少卿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垍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曰人物

吾儕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
垍即崖畧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
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為户
部侍郎吉甫罷乃拜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垍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
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常呼垍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
楊於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垍曰以一中人
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吏部侍郎嚴綬守太原政

一出監軍李輔光㨿劾其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㨿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㨿固争以為從史苞逆節内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猶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㨿從容以語動之

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堉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堉乃為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堉請祕其計帝曰維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璀縛從史獻於朝因班師堉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雖詘法人心不猒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

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
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
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
悉為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垍器局峻整持
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
執政多忌之惟垍奬勵使盡言垍為學士時引李絳崔
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
中丞皆踵躡為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

異言士大夫不以㫖年少柄用為𡟶五年㬥風痹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為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於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於學年四十餘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為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

有覬望藩泣謂曰僕射公奄忽如此公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以閤門保藩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甞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為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别為奏可

以筆塗詔邪蕃曰勢廹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讒之於帝乃罷蕃為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蕃召對殿中事寖釋明年為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戸部尚書謚曰貞簡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敻八世孫父肇大歴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

貫之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貫之不詣實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為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曰君異時當

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問何故曰是為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謹按通鑑輯覽御批禮部重於宰相遅臆說而不中事理彼葢以為取士所以儲材也憲宗美其言未幾遂以為相可謂以言取人而不知任賢之輕重矣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

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為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為湖南觀察使左遷

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子澳字子斐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温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己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袵

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𢫫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

擢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

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爲宣宗禮遇每

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

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揺首曰未也策安

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太和事可用追鑒不若

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黄至緑自緑

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

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豪貴肆惡鄉土最為蠹政害民況輦轂間豈容恣橫若富族抗租不問勢將獨於貧戶取盈其獘更不可究極韋澳執械莊吏請置於法按律正無可逭乃宣宗不但不治鄭光庇蠹之罪且為奸吏寬轉乞憐史稱大中朝用法無私其然豈其然哉

會戶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

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玭曰吾本不為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它岐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寖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韋澳數語固足為貪名位者下砭然為臣者感激自效冀時事可以日理方為不負特達之知乃沾沾以他岐干進恐啟他人之疑為說是特對甥自炫名高耳其所云造膝時事又誰見之而誰傳之

未幾授河陽節度使懿宗立從平盧軍入為吏部侍郎復出為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吏部時史盜簿書為姦

貶祕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匃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户部尚書謚曰貞為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為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為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為翰林學士

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匄解職每請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晚感心疾罷還第終左散騎常侍弟纁有精識為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温

温字弘有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入為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

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

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既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

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不測温率

同舍伏閤切爭由是益知名太和五年太廟室漏璹詔

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

禀曰敕中人葺之温言比詔下閱月有司弛慢不力正

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今慢吏奪禀而易

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臣

竊惜之帝乃罷宦人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為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為副温曰拒則遠黙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為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為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誡温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不拜俄兼太子侍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雞鳴畨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悦按舊書温諫太子太子如不能行其言稱疾上不悦改太常少卿未詳孰是

温辭侍讀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温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温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温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它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温出為陜虢觀察使有惠政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時李漢以家行不謹貶汾

州司馬温苦言漢可釋非德裕意不悦出宣歙觀察使明年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曰孝温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珏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温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温少合所善惟蕭祐

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倩祐為奏實稱善即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

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贋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温號山林友云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

為帝高選故郊迎趨跽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
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
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下邽令裴寰
不為禮因構寰送詔獄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
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
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
可罪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
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顔義而勇

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顔破時曲兵帝歎度知人進蕭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傷首冐氈得不死哄導騶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挐

不解内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内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苛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帝不許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

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於是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是時諸道兵悉中

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縳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下令唯盜賊鬬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旣而申光平定以馬總為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

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鄽城復與入蔡量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勲進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晋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彊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横海

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
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封畛比聯
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顔素少斷士心盤桓果
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於陽劉度河直抵
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帝曰善詔弘正如
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帝命
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閲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
十百人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横恣度亦極

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横暴將亂都下帝不悦徐乃悟誅朝汶而原繫者縣是京師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已而為异鏄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

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顔烏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

強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
陛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聞者皆竦殺將貴臣至
齎洛出涕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說大誼皆顧罷兵
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告或曰
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徒領
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
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
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

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隠然破膽矣帝曰更言其次度曰捘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内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思有

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内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敬宗嗣位之三月王廷湊屠元翼家帝嗟惋累日因歎宰輔非才韋處厚上疏曰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一裴度尚擯于外此馮唐所云雖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歷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謡且言度名應圖讖天子獨能明其誣詔

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
國家建别都本備廵幸自艱難以來宫闕署屯百司之
區荒圮弗治假歳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
得罪帝悦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
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又匄假度支帛三十萬匹
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
曰克融無恙而悖是將亡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
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譴陛下若未能然則答宫室營繕

既有序毋遣工為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
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
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帝嘉納
為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
王是為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畧死子同捷求襲滄景
軍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
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讓不
得可乃受實封太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

帝擇尚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媢度勛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白帝進兼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從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婭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

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河陽節度温造責令王賞償貿繫獄三年度為帝言之賞得釋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又於午橋作別墅號緑野堂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酒交不問人間事帝知度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固辭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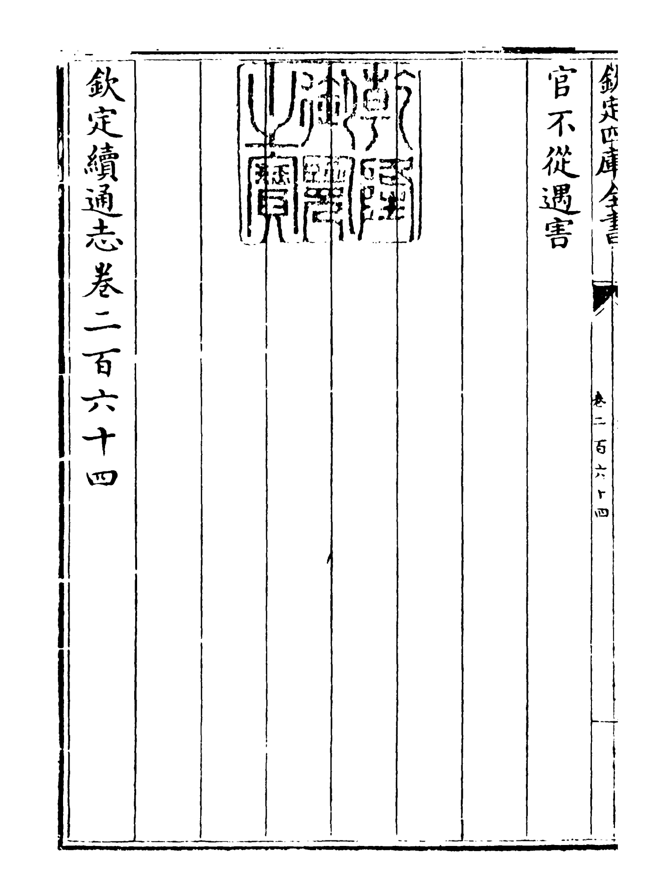
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匄還東都四年正月詔許還京以疾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復詔曰方春慎疾為難勉醫藥自持薨年七十六按舊書作七十五與此互異帝聞震悼贈太傅謚文忠賵禮優縟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槀以儲貳為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庭度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

莫不思其風烈五子識諗知名按宰相世系表度七子譔詡諗調議諴讓無名識者惟議檢校右僕射襲晉國公與此互異考舊傳度子識譔讓諗議五人亦無名調諴者識襲晉國公與新書同又考舊書宣宗紀十一年識從節忠武亦書其爵為晉國公則表不載識名以為識襲封者誤也

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累擢大理少卿王師討劉稹為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為涇原節度使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諴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親臨遣識至

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戍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徙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謚曰昭

諗有文辭以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勲望故待諗有加為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後為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黄巢盜國迫以偽



官不從遇害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十五 六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

唐六十五

高崇文 承簡　伊慎　朱忠亮

劉昌裔　范希朝　王鍔 稷

孟元陽　王栖曜 茂元　劉昌 士涇

趙昌　李景略　任迪簡

張萬福　高固　郝玭　史敬奉

野詩良輔

李光進光顔　烏重胤　石洪　王沛逢

楊元卿延宗　曹華　高瑀

劉沔　石雄

高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

義入朝留知行營節度後務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黄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夘漏受命辰已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進薄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大震其將李文悦以兵三千

自歸仇良輔擧鹿頭城二萬衆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秋毫無犯斬其大將邢泚脅汙者為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户崇文不通書厭案牘諮判以為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為京西諸軍都統居邠三年戎備整修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謚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

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

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縣案舊書作上蔡郾城遂平三縣為溵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溵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為腴田葺儒宫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菽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户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㝏反遣使責財於宋承簡因之前後數輩輙繫獄一日并出斬於牙門威震部中㝏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

确會徐州救至㣈為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兖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書左僕射按舊書作右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謚曰敬崇文孫騈自有傳

伊慎字寡悔兖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射為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有導者既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塋江西節度路嗣恭

討哥舒晃以慎為先鋒疾戰斬晃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别駕討梁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襄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縻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至鍾陵得两壯之拔為大將希烈恐為臯所任遺以七屬甲詐為慎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斬之臯表列其誣未報賊浙江徇地臯授慎兵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收黄梅次長

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拔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即拜刺史
封南兗郡王天子在梁州包佶轉東南財糧次蘄口賊
遣驍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遏江道不得西愼選士七千
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愼自中屯鼓
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
為京冢漕無留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
千來援愼逆擊於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為
安州刺史實封百户攻隋州戰厲鄉斬首五千級喻降

李惠登即薦惠登為刺史拜慎安黄州節度使吴少誠反詔領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於三州港營義陽戰於申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黄為奉義軍即為奉義節度憲宗即位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千萬賂宦人求帥河中事暴貶右衛將軍明年念舊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保謚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賜絹二百修瘞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度使薛嵩為裨將屯普潤開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為定難功臣扈狩梁州為賊鈔獲繫長安獄賊平李晟釋之奏隸本軍（按舊書李晟釋之爲於渾瑊署定平鎮都虞候此云奏隸本軍與舊書互異）累遷定平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授涇原四鎮節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賜今名涇俗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改封丹陽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

靈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少游三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劉曉大誼環上其稾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進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涚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涚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況許諾賊

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造飛棚聯棚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棚已立守陴遂安以功擢涗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於溵水引軍走陳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改陳許行軍司馬涗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封彭城郡公元和八年大水壞廬舍溺居人以檢校尚書左

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乃也遂以韓皋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贈潞州大都督謚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為別將事節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召寘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

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仄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部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為右金吾衛

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為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卒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

王鍔字昆吾（按宰相世系表鍔字昭範）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為裨將嗣曹王臯為團練使俾鍔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臯節度江西李希烈南侵臯與鍔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臯全軍臨九江襲蘄州遂以衆

濟表鍔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皐為荆南節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檄都虞候從皐朝京師皐奏鍔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為鴻臚少卿歲省冗費五十萬緡擢容管經畧使凡八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鍔租其廛榷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裒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於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鍔

之財召為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鍔檢校兵部尚書為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南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鍔能補完畜貲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太尉謚曰魏

子稷歷鴻臚少卿鍔在藩稷常留京師視勢高下輕重

以納貲馬長慶二年用稷為德州刺史悉金寶媵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因軍亂殺稷納其女為媵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嵗值全略亂為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泰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鍔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為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曆而立於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嵗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

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傅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㶏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檢校尚書右僕射從帥昭義軍入為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裒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兖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

乘城指顧棲矅曰彼可取也一矢殞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袁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傪討之表為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别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内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横賊蕭廷蘭乘衆怨逐日新刼其衆棲矅方游奕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棲矅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為

河南掎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乘勝東畧次寧陵將襲
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
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
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為鄜坊節度使
十九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
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
賛善大夫吕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
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

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蠻落安之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為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卒贈司徒謚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禄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説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來援今廪麴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

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為宋州牙門將李靈耀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即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耀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攻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侯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以破李希烈功加檢

校工部尚書累實封一百户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慴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畧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鋭

新邊障妥寧及感疾詔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

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内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為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

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
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毋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
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為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
宗召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
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即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
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陬荒以勞徙節荆南召入再遷
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為華州刺史遷太子少保卒年
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歷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為福也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逋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於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景略以計柔之自此回紇使至者

皆拜於庭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衎衎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畧為太原少尹行軍司馬說自以威望不及景畧賂中尉竇文場謀毀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畧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瘠鹵邊戸勞悴景畧至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蓼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稟器械畢

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於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畧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畧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醯景畧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為釂徐以它辭請易之歸略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為人隱過固長者之事若以醯行酒僵飲以冀追人之罪且飲醯亦未必至嘔血迪簡特藉此要結衆心矯情飾僞諸軍士遂墮其術中覲他日之推奉代帥肺肝如揭矣

景畧卒舉軍請為帥乃授豐

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為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大將楊伯玉據牙不納衆殺之别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匱乏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户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内迪簡乃許三年上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賓客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峘代劉展署為部將效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真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除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窮破株黨大歷三年召見代宗曰欲

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為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剽於民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宮錦十雙尋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已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

萬福馳至渦口駐馬於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兒子將米百車餽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為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詔圖形淩烟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閤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

更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為北庭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為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為家所賣轉為渾瑊童奴字黄芩性敏慧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瑊愛養之從瑊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瑊賊突入東壅門固引鋭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闔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

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邠寧朔方為一軍議以李朝寀為節度劉南金副之以詢邠軍咸曰如詔數日復刼固為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恱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寛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為儕類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為右羽林統軍卒贈陜州大都督

郝玼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璘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玼又說佑築臨涇以折虜勢佑請於朝卒詔城臨涇為行原州以玼為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遷檢校左散騎常

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𨸏身鑄金象令於國曰得生𨸏者以金𨸏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從為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征伐有功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為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殁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

破之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迨萬數賜實封五十户敬奉與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玼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為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仕良輔為隴州刺史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内屬以其地為雞田州世襲刺史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顔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兄也初旃葛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臨洺戰

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時檢校工部尚書為振武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按舊書本傳光進從郭子儀收兩京有功肅宗紀至德二載封李光進為范陽郡公考光進卒於憲宗元和十年年六十五逆溯至至德中僅五六歲豈能即有戰功又考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至元和六年始賜姓李氏是六年以前不得稱李光進也舊書李光弼傳云與弟光進在京師並開府第則至德中封范陽郡公者乃光弼之弟傳中以同名致誤耳應以新書為正別詔光顏拜洺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光進從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

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光顏字光遠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劒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劒南數搴旗陷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洺二州刺史元和九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溵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始裴

度宣慰諸軍還為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溵河十一年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時韓弘都統諸軍素蹇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乃飾名姝教歌舞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妹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

於光顔思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沱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光顔力戰却之先是光顔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鋭士當光顔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棄洄曲軍降愬光顔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

朝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命宴其第歸蜀米二十車帝
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
斬數千級吐蕃入寇徙邠寧軍時虜毀鹽州城使光顏
復城之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俄徙鳳翔帝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
度使提軍深入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
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王廷湊復所治
李㝏亂汴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

與汴人戰琵琶溝未陣薄之賊走汴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歷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諡曰忠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玼子也少為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譟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帝討淮蔡詔重胤

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顔相犄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禄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爲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修立時以爲宜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懿穆重循待官屬有禮當

時有名士如温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封股以祭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為左領軍衛將軍固辭

帝嘉許之

石洪者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為氏有至行舉明經為黄州録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荅重胤鎮河陽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已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為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有李珙者世儒家珙獨尚材武有

崖岸嘗至澤潞見李抱真欲署牙將間其使酒不用都將王虔休曰珙奇士不能用即殺之無為它人得也抱真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為將重胤禽從史珙將救之既間謀出朝廷乃止重胤愛其材討淮西時表為行營都將終右武衛上將軍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決為節度使上官涚所器妻以女署牙門將涚卒它壻田偁脅涚子襲領其軍謀殺監軍沛知其計密告之支黨悉禽德宗嘉美詔拜御史中

丞李光顔討吴元濟竒沛風概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别屯數破賊有功蔡平加御史大夫復從光顔定淄青及光顔鎮邠詔分許兵往戍沛又為都將救鹽州敗吐蕃以功擢寧州刺史徙陳州李㝏之亂以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㝏㝏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進拜兖海沂密節度使軍政大治以檢校工部尚書從忠武太和元年卒贈尚書右僕射

子逢從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馬使太和中入為

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未嘗戰欲冒賞賜逢不與或為請之荅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逢曰戰者前蹈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

楊元卿史失其何所人吳少誠跋扈蔡州元卿以褐衣見署劇縣俄召入幕府又事少陽每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及元濟擅襲節度元卿以奏事至闕具條賊虛實

請敕諸道執元濟誅之元濟覺乃殺其妻幷四子憲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馬尋授光祿少卿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勸帝取淮西怪珍寶帶帝曰我討賊為人除害賊平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言出為汾州刺史復入為金吾長慶初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墾發屯田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冦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徙節河陽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齎三月糧舉軍出討文宗嘉美加檢校司空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

經費進光禄大夫從宣武軍太和七年以疾歸東都授
太子太保卒贈司徒
子延宗開成中為磁州刺史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事
敗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全其宗杖死延宗於京兆府
賜還田産
曹華宋州楚邱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迺送闕下節
度使董晉署為牙將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召
至京師賜予甲繒錦舊書云德宗特賜旗甲此以為憲宗初未知孰是還屯拜

寧州刺史未行屬吳元濟不受命詔河陽懐汝節度使
烏重胤討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大奔拔凌雲
栅賊平以功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擢横海節度副
使時朝廷披鄆為三鎮其明年兗海軍亂殺觀察使王
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於廡酒中令
曰天子以鄆人叅別而戍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
右州兵左旣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
帥者甲起於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海沂之人重足屏

息華惡沂地褊請治兖許之自李正巳盜齊魯俗益汙驁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李㝏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破之㝏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徙鎮義成軍卒年六十九贈左僕射

高瑀冀州脩人少沈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胄曹參軍

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為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乃加瑀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饑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寧軍以刑部尚書召辭疾拜太子少傅不閲月復詔節度忠武卒於鎮贈司空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東陽郡王沔少孤客振武

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捉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為神策將太和末遷累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按舊書載劉沔少事李光顏為帳中親將元和末光顏討吳元濟常用沔為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來驟即戰號驟子軍最為勁悍官軍常警備之沔驍銳善戰每與驟軍接戰必冒刃陷堅俘馘而還故忠武一軍破蔡功第一淮蔡平隨光顏入朝憲宗留宿衛歷三將軍歷隨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與此所載大異未詳孰是）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悉俘所獲馬羊於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進

檢校戶部尚書武宗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冦天德詔以兵據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進屯鴈門關虜冦雲州沔擊之斬七裨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議者恨其薄又進金紫光禄大夫賜一子官劉稹阻命詔沔南討屯榆杜沔素與張仲武不協時方追幽州兵故徙義成會王宰逗留宰相李德裕表沔鎮河陽以

滑兵二千壁萬善居宰肘腋下激之俾出軍積平進檢
校司徒從忠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不任謁拜太
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石雄徐州人少為牙校敢毅善戰氣蓋軍中王智興討
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前初徐軍惡智
興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興懼變因立功奏徐州刺史
詔以為壁州刺史智興由是殺雄素所善百餘人誣雄
陰結士摇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白州

從為陳州長史党項擾河西召雄隷振武劉沔軍破羌有勞帝難智興久不擢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為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㔍車十餘城從者朱碧衣諜者曰公主帳也雄

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為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獲千計賊大震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從河中稹危蹙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斬稹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稹之叛誼為謀主今欲殺稹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

薄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從河陽按通鑑郭誼殺稹函首遣使降於王宰宰以狀聞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誼言與此互異考舊書武宗紀郭誼使人至王宰軍請殺稹自贖王宰以聞乃詔石雄率軍七千入潞州誼斬稹以迎雄通鑑以殺稹在乞降之時而新書脫去詔雄一節俱於事實未合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為李德裕識拔會德裕罷宰相因代歸拜神武統軍卒